

当代文场小说系列

朱志荣 著

大学教授眼中的当代教授群戏图

大学教授

D_{AXUE}
JIAOSHOU

时代出版
AP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D AXUE
JIAOSHOU

大学教授眼中的当代教授群戏图

大学教授

朱志荣 著

ARTLIN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大学教授 / 朱志荣著.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396-3350-3

I.大… II.朱… III.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6795 号

书名: 大学教授 作者: 朱志荣 著

出 版 人: 唐伽 策 划: 唐伽 朱寒冬
责任编辑: 汪爱武 装帧设计: 丁明 彭彭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销部电话: (0551) 3533889

印 制: 合肥中德培训中心印刷厂 电 话: (0551)381377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11 字数: 15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6-3350-3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大学教授
Daxue
Jiaoshou

001	引 子
004	第一章
020	第二章
031	第三章
044	第四章
058	第五章
070	第六章

大学 Examp. Jiaoshou 教授

080	第七章
095	第八章
107	第九章
120	第十章
137	第十一章
147	第十二章
155	第十三章
170	尾 声



引 子

在距河姆渡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有一座桃李山,桃李山有两个主峰,一峰叫桃山,一峰叫李山。桃山多桃树,李山多李树。山间古木参天,常年云雾缭绕,如梦似幻,外地人初来乍到,恍如置身仙境。袁、侯二氏世代代就在这里繁衍生息。

从明代开始,在这个世外桃源周围,渐次出现了两三个村落,历经清代,又发展成了一个小镇。光绪年间,这个镇已经初具规模了,加上河姆渡附近历来是鱼米之乡,灾年逃荒来这里的人也多。除了开荒种地,他们还带来了各地的手工技术,开办了各种手工作坊,小镇的人气渐旺,并一代一代地繁荣壮大起来。为了便于管理,官府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叫做北越的县城。光绪二十五年,即1899年的时候,桃山附近的袁家庄和李山附近的侯家庄也成了其中的两个村。村庄掩映在浓密的果树林中,并不显山露水。春天,桃花、李花簇拥着盛放,绚烂得如火烧的红霞、连绵的白云,这两座小村庄被漫山的鲜花装扮起来;夏天,枝头密叶间那丰硕得压弯了枝条的果实,让劳累、疲惫了一整个春忙的村民绽开笑容;秋天,当树叶大都飘零、树梢归于寂寞的时候,袅袅的炊烟不时地从树林的

上空弥散开来,远远看去,仿佛和天上的云雾融为一体;冬天,山上有许多常青树,在万物萧瑟的季节里仍然苍翠连片。还有一种叫乌柏的树,雪白的柏子挂在枝头上,粉妆玉琢般,煞是可爱。虽然冬天很少下雪,但偶尔一两场雪,就让满山遍野都成了银白一色,真可谓玉树琼花、玲珑剔透。特别是雪后放晴的时候,阳光从山顶直泻而下,照得那些被大自然装点出来的天然树形雪雕便如同高级的水晶制品,晕开五彩的光芒,使得桃李山更加耀眼夺目。

1900年,美国基督教监理会的一个传教士威尔逊先生路过桃山时,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于是会同七位传教士募集资金,在风景秀丽的桃山脚下,建立了一所学校,名叫“北越大学堂”。大学堂于当年的6月24日在美国的田纳西州注册,办理执照,核准学位授予权,威尔逊出任第一任校长。他先是办了个小学,看看情况不错,到年底又办了个中学,到第二年的秋天,大学部正式开学。而今,桃山脚下的北越大学堂中的“袁堂”和“侯堂”,分别是袁氏后裔和侯氏后裔做校长时建的,在建筑样式上仿的是西式教堂,多为哥特式建筑。现存的几处老校舍都是灰黑色的石料墙面、细长的圆柱,粉刷过后依然抹不去过往岁月留下的印迹,隐约还能从经历了无数次翻新的塔楼上辨认出独属于哥特式的忧郁的拱顶,在一片中国式山水的艳桃秾李的精致中独树一帜,也是一道难忘的风光。

渐渐地,在北越大学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城市。这是一个由大学、医院和教会等社会机构和人口逐渐形成的城市,它和北越县城渐渐连成一体。县城离袁家庄只有五公里,骑自行车大约半个小时。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学校里的中国教授和美国教授们称去县城为进城,而今,北越大学已然是市区,而且是市区的中心地带,桃山则成了校园一角,俨然成了热恋中心——男女学生们的情人山。

1958年,政府又依傍李山,建了一所李山工学院。到20世纪



80年代,它的规模渐渐扩大,遂改称“李山理工大学”。它虽然不及北越大学历史悠久,也算是给北越大学添了一个伴。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促进了城市的迅速发展,袁家庄也就逐渐地融进了城市。周围的稻田都被征用来盖公寓了,袁家庄也就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这个城市,就叫北越市。在并校之风兴起的时候,北越大学和李山理工大学两校合并成了新的北越大学。新的北越大学的一处教师家属区,共有二十幢楼七百二十家住户。这个属区就建在袁家庄当年的稻田里,名字就叫“袁家庄小区”。

在这所学校里,曾经走出过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理、工、医、农类人才,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中文系亦即后来的文学院的一千人才都生活在这个校园里,演绎了一出又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精彩故事。

第一章

北越大学校园内有山有水,体现了当地的园林风格。号称“中国的列维斯”的张渊之教授,就在这里的中文系任教。他曾对人说:“英国出了个列维斯,中国出了个张渊之。”他还说,他和列维斯都是才子,都会走进世界的文学批评史。

张渊之中等身材,容貌黑瘦,小名“三猴子”,浑身上下都透着猴性,好动,不拘礼法,头发都是竖着的。一双枣核般大小的眼睛总是闪着亮光,配上他有失打理的头发,十足地应了“猴子”的别号。张教授从来都是一套黑色的西装,并不是古典主义层面上温文尔雅的中文系教授形象,有些调皮的学生喜欢把他划为抽象派。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常常感叹自己曲高和寡,没有知音。

当年张渊之评教授的时候,中文系的七个评委一票同意、一票弃权、五票反对。他很恼火,肺都气炸了。张渊之当天彻夜不眠,天快亮时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很快就又醒了。他先跟中文系总



支书记马如海谈：“我在这么多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为什么系里还要压制我，让一个只有两篇论文而且是发表在师专学报的人上？”马书记开始还应付他，后来也不耐烦了，就说：“你不能老是狂妄自大，也要好好反思自己。你的专业我不懂，我大学是学哲学的，懂得辩证法：师专学报也有好文章，权威刊物也有一般化的文章。评委们都是专家，应该尊重他们。”张渊之感到这个马书记不可理喻。

当然，马书记这种话说出来是要付出代价的。几年以后，这马书记因丑闻被轰下台，提前退休了。在这个过程中，张渊之教授功不可没，这是后话。

现在，张渊之的当务之急是评职称被刷下来这一事实，他觉得这简直就是侮辱——不仅仅是侮辱他张渊之，还是在侮辱学术，也是在侮辱北越大学。士可杀不可辱，他立即找校长评理：“他们七个评委的全部成果加起来也没有我一个人多，水平更谈不上，他们妒忌我，他们是武大郎。”听了 he 理直气壮、气势汹汹的申诉，再加上中文系资深教授侯永昌向校长陈述张渊之的学术成就和国内外的影响，一向办事果断的北越大学校长杨建人对他说：“中文系不给你评，咱北越大学给你评。”就这一句话，张渊之顺利地评上了教授。

此后，张渊之动辄就骂那些评委。为了强化效果，他不惜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顾不上其中有一位评委侯永昌是他的伯乐。当然，侯永昌毕竟是愿意给他投同意票的人，他的涵养是很好的，从来不跟张渊之计较。张渊之当初来北越大学任教，也是他东北大学的导师向老同学、老朋友侯永昌力荐，侯永昌一眼看中的。

张渊之教授经常找杨建人校长谈心。一般是下午五点左右开始，他能把杨校长扣到八点半。谈什么呢？主要谈他的水平、他的成就、他在国内外的影响，这是主要的内容；其次，还有对头们对他

的压制报复,以及他们如何暗箱操作,贪污资源等。张渊之虽然令不少人厌烦,但杨校长认为他确实是本校最有水平的文科教授。尽管中文系有些人痛恨他,但没有人说他巴结校长。因为他只找校长表扬自己,告别人的状,并不请校长吃饭,哪怕谈到半夜。他是吝啬的。他经常跟别人说自己拿了多少多少稿费,却从来不肯请人吃饭,不管别人暗示、明示,他都一概不理。倒是校长请他吃过两次晚饭,这让他感到自己的重要性,所以他自称是校长的“智囊”。他还把系里的另外三位教授也命名为“囊”,分别是“胆囊”、“酒囊”和“阴囊”。其中“胆囊”和“酒囊”是他的对头,“阴囊”是他团结的对象又是他所看不起的。在张渊之看来,“四囊”教授中只有他自己在用智慧为学校作贡献。

杨校长曾从领导的角度,分别找马书记和“三囊”谈过话。从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杨校长希望他们公正地评价张渊之的学术成就,对张渊之性格上的一些缺陷要适度地宽容。杨校长还专门对“胆囊”说:“你身为副院长,天天考虑的不该是贬损张渊之。那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应该考虑文学院里如何安定团结。”同时,杨校长也委婉地提醒张渊之应该搞好与同事的关系,但雄心勃勃、年壮气盛的张渊之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远交近攻,没有办法”。

张渊之得罪了不少人。据说网上流传着张渊之的一个学生匿名攻击他的一个帖子,他下载下来,反复看了五遍。那帖子概括下来主要就三句话:狂妄;喜欢叫学生干事情;老婆土得掉渣。他气得咬牙切齿:“目无尊长!”可他也没有办法找到那学生。在他看来,“狂妄”是因为我有这水平,你们不理解,说明你们这些学生无知;喜欢叫学生干事情,是在锻炼你们学生的科研能力,我们这辈人都是这样过来的,你们这种学生不理解,说明你们是朽木不可雕;至于老婆土得掉渣,是我张渊之的心病,可毕竟不是我的缺点,你一个学生以此来攻击老师,说明你缺乏最基本的修养和对老师



的尊重,也说明你黔驴技穷,没有别的什么好攻击的。至于一些莫须有的话,更是拿不上台面、说明不了问题的。比如有人传说青海一个考博的女学生多次跟他通电话、给他写信他都很热情,面试时张渊之见她长得丑,就不录取她,更是子虚乌有。不过,跟张渊之有冲突的学生不是一个两个,否则他不会绞尽脑汁也猜不出是谁干的。

二

张渊之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一个地主家庭,“文革”前初中毕业就没能升学,是跟成分有关,还是跟家里经济状况有关,他自己从来没有说过。童年时代,他父亲有好几房太太,要生存必须竞争。他现在在学校里的竞争意识,就是童年时代从他妈妈那里耳濡目染学来的,可是现在看起来他小时候的竞争并不是太成功。当然那时他不是教授,更不是校长的“智囊”,家里人叫他“三猴子”,邻居当然也叫他“三猴子”。

不过,在少年时代,三猴子的情商还是很高的,至少在情爱方面是这样。这主要得益于他对文学的钻研和内在的力比多。他自己曾经展示过他童年时代的作品。那些作品说明他从小就爱好文学,展露了文学的才华,尽管那时“小荷才露尖尖角”。他的主要成就就是用当时流行歌曲的旋律作打油诗,虽然那些打油诗写作的确切时间还有待考证,但是毫无疑问是他本人写的。它们不仅体现了他的创作才华和潜力,而且还体现了他的“性趣”。当然,把那些诗说成是打油诗还是听众的一种贬义的说法,准确说来应该叫儿童诗。

据三猴子自己说,他的第一首儿童诗是在小学一年级完成的,描写的是两个小男孩把裤子拉开,好奇地比小鸡鸡的动人场景。

回忆的时候，他下意识地弹弹手上香烟的烟灰，眼睛眯成一条线，思绪就回到了童年时代。那首诗叫《谁的大》：

你的大？我的大？
到底是谁的大？
脱下来看看！脱下来看看！
哈！还是你的大。

在三猴子的编年史里——当然做编年史的时候，他已经是张渊之教授了——小学二年级写的诗是《想起从前》：

想起了两年前，
我还在幼儿园，
穿着那开裆裤，
鸡鸡露前面。

他为此还加了一条注：“那时松紧带不流行，幼儿园孩子都穿开裆裤，为的是方便大小便。”

这个记录留给后人宝贵的资料，说明他钟爱小鸡鸡。这一点，根据他的同事、外号“胆囊”刘摩教授的分析，可能和他妈妈对他的强化有关。他的小鸡鸡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命根子，也不仅仅是他自己长大以后“性福”的源泉，还是他妈妈幸福的源泉。一个地主的小老婆，有了儿子可以传宗接代，所以儿子的小鸡鸡对于她在这个家的地位，对于她在家里和众多老婆竞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三猴子的妈妈势必会经常表扬三猴子的小鸡鸡，尽管那时他的小鸡鸡和别的小孩的小鸡鸡还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但至少他妈妈是他小鸡鸡的第一个高度赞扬者。这种表扬强化了他对自己小鸡鸡



的情结。“胆囊”虽然不是张渊之教授小时候的邻居,但他是研究当代文学的,深谙胡适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方法。这种说法言之成理,为不少同事所接受。

真正可以称得上爱情的诗歌,是三猴子初一的作品,表现了三猴子朦胧初恋的情怀。他那“土得掉渣”、初二辍学的老婆也正是因为当年有点爱才,才对他留下美好印象的。

上初中的时候,虽然地主成分让三猴子总觉得自己有点低人一等,但他仍是自命清高的。他继续写诗,当然不再停留在歌颂小鸡鸡的水平上了。不知道是因为当时风气反对涉黄,还是因为他那时还没有尝过性爱的滋味,或者两个原因都有,反正当时他在他天真烂漫的情歌里,没有涉黄。

比如他那首《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
前面来了一群姑娘。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中间一个最漂亮。

这是模仿那首同名革命歌曲改编的。幸亏同班同学没有那么聪明,而且绝少有人看到他的笔记,所以才没有人给他扣帽子。否则他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孩子,篡改革命歌曲的罪名可够他受的了。

再比如那首《谈琴》:

你可会拉胡琴啊?
不会。
你可会弹钢琴啊?

不会。

那你会什么琴啊？

我只会谈爱情。

这些情歌没有多大的艺术价值，但在三猴子的人生历程中很有意义，特别是后一首《谈琴》。因为它曾经把那时的同班同学王桂花——也就是被他后来的学生形容为土得掉渣的那个师母——给逗笑了。

那年春天，三猴子正在上语文课，老师的讲课枯燥乏味，而窗外却春光大好，惹得他不由得春情萌动，诗兴大发，信手就在一张捡来的烟壳纸上写下了这首诗。哪知道被同桌的王桂花发觉了。

下课后，王桂花趁着张渊之不注意，偷偷拿走了那张纸。待到他听到身后一阵咯咯笑语，好奇地转过身时，只见王桂花一边手里拿着写满诗的纸片，一边还趴在桌子上捂着肚子不住地笑。

张渊之这下急了，忙嚷嚷道：“快还给我！你这个疯丫头！”

王桂花也不示弱，高声喊着：“就不还，就不还！”说完挥动着纸到处招摇。

当时的张渊之又急又气、又惊又怕，只得告饶：“求你了，快还给我吧。”可王桂花将头扭到一边，故意不去理他，直到下一节课铃声响起，他才闷闷地坐下。

那一节课，对张渊之来说真是格外漫长，他眼前已然浮现出自己被老师同学包围在中间批斗，被扣上思想堕落的帽子的情形。就在他快绝望的时候，他的胳膊忽然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原来是王桂花，然后课桌上就多了一张小纸条，正是那首诗，不过纸片上多了一行字：“能告诉我，你想和谁谈爱情吗？”此刻，张渊之仍未摆脱被戏弄的愤恨，没好气地说：“和你！”王桂花听到这话，脸刷地红得像毛主席背后的红太阳一样，但随即又有一丝女儿家独有的娇



羞浮上了脸颊，白里透红，竟让三猴子看呆了，以前还从未发现她这么好看过呢！少年的心底有了莫名的异样触动，而少女又何尝不是呢？

这次偶尔的取闹，使得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不同寻常。

现在看起来，王桂花配不上张渊之教授。但那时，上中农出身，且还算有几分姿色的王桂花可是冲破家庭的重重阻挠和三猴子终成眷属的。

本来按照阶级斗争学说，贫农和下中农是一条心，倒过来推理，就是地主和富农是一条心，上中农属于团结争取的对象。王桂花上中农的父亲要积极向上，当然羞于与地主家结亲，但爱情的力量让王桂花冲破了父亲的阻挠。

三猴子开始并没有看得上王桂花，她穿一身土布蓝，配上两条不乌黑也不油亮的辫子，显得朴实，但也缺乏浪漫和才情，可班上的几个漂亮一点的女同学没有一个看得上三猴子。当然同班几个女同学后来的老公，职位最高的也就当个公社书记，十五年后还因贪污腐败坐牢。二十年后，那几个女同学才真正羡慕起王桂花来，那是后话。

三猴子第一次特意写给王桂花的情诗是《我想做一只蚊子》：

我想做一只蚊子，
可以在半夜和你亲近；
我想做一只蚊子，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你低诉我的纯情。

这首诗本来是有两段的，后来两个人竟然都没有办法回忆完整，不知道是不是和蚊子本身太令人讨厌有关。以后的大半生，当王桂花觉得张渊之极端自私和专制的时候，常常忍不住骂他是蚊

子。两个孩子只晓得爸爸被妈妈骂做“蚊子”，却一直不知道原委，他们夫妻两个也不说明。张渊之教授大概也觉得这种烂诗不能给他增添什么光彩，所以也并不刻意渲染和吹嘘。

王桂花虽然很不喜欢蚊子，但这是她所收到的第一封情书。当然她这辈子也就收到过三猴子的情书。她初二就辍学了是一个重要原因，后来张渊之的弟子所说的她“土得掉渣”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三猴子的家庭成分让他失去了一个又一个求学的机会。比如他虽是初中毕业，“文革”时也很想成为工农兵大学生，但因地主家庭出身，就不能被推荐，当然也不能被招工。那时公社发通告要招收赤脚医生，上面明确规定要招贫下中农子女。此前他倒还真的读过《赤脚医生手册》和几本中草药方面的书，可是最后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一次又一次的这般打击让他很苦恼。“文革”期间三猴子的地主老子不堪折磨自杀，使得他和王桂花的恋爱不得不中断了两年。

三

三猴子从小学开始就感受到地主出身的痛苦。其中既有对父亲的怨恨，也有些对歧视的不满，但他毕竟生活在大环境里，深受大环境的熏陶。若干年后他得狂躁症住院的时候，还在教小病友唱那首《不忘阶级苦》的歌曲：“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自幼的痛苦是逐渐体会到的，到“文革”算是到了顶峰。

三猴子的父亲张富贵是在“文革”期间自杀身亡的。

张富贵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生的，取个名